

明板
昨非
菴
真慕



昨非菴日纂悔過卷之十六

勿謂鏡無鸞垢去依然鸞在共知月有兔雲
開仍見兔肥昔阿羅漢半出綠林而大豪傑
曾班蛟虎乃知放刀成佛只在念頭一轉間
慎無以一眚棄終身也纂悔過第十六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梁君出獵見白雁羣下將殼弩射之道有行者
梁君咄止之行者不止白雁羣駭而飛梁君

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曰：此人宜殺之。蓋
雁難得，人易得，孰謂人爲貴哉？梁君悟，乃與
龍上車歸，因歡呼曰：樂哉！人獵，惟得禽獸，吾
獵得善言而歸。

晉周魴之子處，膂力過人，不脩細行，鄉里患之。
處嘗謂父老曰：今時和年豐，而人不樂，何邪？
父老嘆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
曰：南山白額虎，義興長橋蛟，并子爲三矣。處

曰：若害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陸
機、陸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朞年，
州縣交辟，終爲忠臣孝子。

王韶以取熙河功，致位樞密。晚年悔之，嘗遊金
山寺，以因果問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
舟行壓死螺蚌，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
景純者，前輩學佛，忽一日逢於寺，座中韶復
舉前話，衆荅如前。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

爲何如。刁曰：但打得賢心下過，便自無妨。韶曰：今是打得過否？刁曰：打得過時，自不問也。韶益不自安。後數歲，疽發背，終日闔眼。醫者欲看眼色，令其開眸。韶曰：安敢開！斬頭截脚人，有許多在前。月餘，病劇，遂死。語云：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得已而佳，兵鮮不坐此。

陳正爲大官進炙，有髮貫炙。光武令斬正。正曰：臣有三罪，請言畢而後死。曰：山出炭，炎焰不能焦髮，臣罪一也。匣出佩劍，口砥礪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與庖人六目同視之，曾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光武憬然悔悟，乃罪黃門而釋正。

沛國周氏有三子，瘖瘂不能言。有一人就門乞飲，聞其兒聲，問之。具以實對。其人曰：君有罪，可還內思之。否？曰：記爲小兒時，當窗有燕巢。

中有三子。母出取食。因取三蕪藜。各與之。吞
卽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常自悔責。其人
曰。此卽是也。君旣自知悔罪。今除矣。見卽皆
能言。

蓋世功勞。常不得一箇矜字。彌天罪過。常不得

一箇悔字。

常想其自悔之時。行事必多斟酌。常畏及人。尤
之。日應酬定少乖張。

古教云。我見他人死。我心熱如火。不是熱他人。
看看又到。我似此等說話。那箇不得知。只是
不肯修緣。有三種累。第一無問僧俗男女。各
各爲身口所累。其次爲眷屬所累。爲家火所
累。天下人遭這三種累。忙了一世。鬧了一世。
苦了一世。乾弄了一世。空過了一世。何況又
因這三種累。起了無量貪嗔癡。造了無量大
小惡業。只是不悟耳。

王安石立新法。引用小人。卒致宋室南渡。其禍烈矣。而初不過起於執拗不悔之一念。所謂訑訑距人千里者。當時亦但快一時之意。而不虞害至此極也。

宋太祖一日罷朝。俛首不言。久之。內侍王繼恩問故。上曰。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悞。失史官必書之。所以不樂也。又一日後苑挾弓彈雀。有臣僚扣殿稱有急事。上急出見之。及奏

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於彈雀。上怒。以鉞斧柄撞口。兩齒墜焉。徐伏地取齒置懷中。上怒曰。汝將此齒去。訟我也。對曰。臣豈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怒解。賜金帛慰勞而去。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譟。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

然。後。知。平。日。之。念。刻。遂。使。平。日。之。念。多。也。計。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修。弔。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感。愧。終。成。善。士。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常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鄰家離婚。

一日無常到。方知夢裏人。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

文清先生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麤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而悉矯之。則氣質變矣。

王藻爲獄吏。每日持金歸妻。疑其鬻獄所得。因遣婢餽猪蹄十臠。及歸。給云。送十二臠。藻怒。

婢所竊。酷掠之不勝痛。誣伏。遂杖逐之。妻曰。君日持錢歸我。疑鍛鍊成獄。姑以婢事試汝。夫刑罰之下。何事不承。願自今勿以一錢來。不義之物。死後必招罪咎。藻矍然大悟。汗流浹背。因題壁曰。枷拷追求。只爲金轉增冤債。幾何深。從今不願顧刀筆。放下歸來遊竹林。卽罄所有散施。棄家學道。後飛昇。賜號保和真人。

陽明先生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
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
忿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
非天下大勇者不能。

張延符少不拘檢。肆意遊畋。父思曼請假還吳。
始入西郭。延符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遙
望見思曼。乃放鷹。繼犬向舟而拜。思曼曰。一
身兩役。無乃勞乎。延符跪對曰。充聞二十而

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思曼曰。
過而能改。乃顏子矣。明年翻然易操。尋師就
學。博覽古籍。鬱爲名士。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
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故。忠
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今日尚
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憫然垂涕曰。非卿幾
成殘忍刻薄之舉矣。立左遷京杲。

徐存齋由翰林督學浙中。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之卓。徐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將領責。執卷請曰。苦孔之卓。出楊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倖太早。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翕然稱其雅量。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爲。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凌轢同輩。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過也。可不悔思。

田畫與鄒浩善。元符間。畫監廣利門。浩除言官。浩諫廢孟后。立劉后事。得罪。二人留連三日。臨別。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自滿。士所當爲。未止此也。

明末雜錄
浩茫然自失。歎曰：君之贈我厚矣。

薛居正卒。太宗親臨其喪。居正子惟吉素無行。帝存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報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書親賢士。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

仇覽爲陽遂亭長。好行教化。有陳元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讀之。元深自感悟。到母床前謝罪。曰：元少孤。爲母所驕。諺云：孤犢觸乳。驕子詈母。乞今自改。母子相向而泣。於是元遂修行孝道。便成佳士。

顧涇陽曰：李延平初間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夫野老一般。這便是一箇善涵養氣質的樣子。呂東萊少褊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這便是一

箇善變化氣質的樣子。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人嘆善難而惡易也。攀躋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學者不可不畏。朱子云。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楚莊王有愛馬。病肥而死。欲以大夫禮葬之。曰。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而仰天大哭。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

而以大夫禮葬之。薄。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梗楠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是乎。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隴竈爲槨。銅歷爲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稷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

馬屬太官曰無令天下久聞也

太宗欲修洛陽宮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宮室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上曰吾思之不熟可卽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賜玄素綵二百疋

韓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

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母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

章惇妻張氏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死。囑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旣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

李廣數不封侯。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功取侯者。何啻數十。而廣竟無尺寸功。得封邑者。豈吾相不當侯邪。且

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限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已可知也。

昨非菴集卷之十七
唐玄宗入斜谷。天尚早。烟霧甚晦。給事中韋倜。於墅中得熱酒一壺。跪獻馬前。數四不爲之舉。倜思乃注於他器。自滿引於前。玄宗曰。卿以我疑耶。始吾御宇之初。嘗大醜。攜一人。吾情之因。以爲戒。迨今四十餘年矣。未曾嘗酒。味指加士。近侍曰。此皆知之。非給卿也。

昨非菴日纂方便卷之十七

路逢險處爲人關。一步周行便覺天。空海濶。遇到窮時使我留。三分撫恤自然理。順情安。蓋甘苦唯易地。周知而痛癢以設身。立見有能廣開便門。隨見蓮生火宅。纂方便第十七。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宋王均李順之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峻。莫敢畜婢公。

昨非菴集
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置。姬侍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資嫁之。仍處女也。

任迪簡爲天德軍判官。飲酒。吏誤以醋供。迪簡以李景略令酷發之。必死。乃強飲之。吐血而歸。軍中人聞皆泣感。

李琮爲湖南觀察使。漁者獻巨鯉。琮命家人烹之。腹中得印一面。文曰衡山縣印。琮因索衡

山縣近日文書。視其印篆分明。似新鑄者。乃召衡山令携印。閱之。果新鑄也。琮屏人詰之。令伏罪曰。舊印爲人竊去。某與吏竝憂刑戮。乃潛命工人爲之。今唯俟死命也。琮爲秘其事。碎新印。令齎舊印歸縣。罕知者。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肅宗宴於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

掖庭。因隸樂工。是日爲假宮之長。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首不視。上問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其妻亦刑人。不合。迫至尊之座。果寃邪。豈忍使其妻與羣僂雜處。妾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爲之罷戲。

齊貧女徐氏。與鄰婦李氏合燭夜績。徐貧而燭不屬。或謂李曰。徐燭數不屬。請無與夜績。徐

曰。妾以貧故。起常先。臥常後。掃室陳席以待來者。坐常處下。爲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益。明土。一人。燭不爲益。暗。何愛東壁餘光。莫之能應。遂復與夜績。

鄭曉爲文選時。里中士宦有餽金首飾。承篚以將。而上覆以茗。公直謂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茗知之。擊柝語公。公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茗。覆篚如初。出召其人。謂曰。吾初以家適乏。

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家。尚有餘茗。心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

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合僕夫自本家巷口掃雪。爲逕路。躬立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之。爲煖寒之會。

梅少司馬衡湘初仕固安令。固安多中貴。狎視令長。稍強項。則與之爭。公平氣以待。有中貴操豚蹄餉公。乞爲徵負。公爲烹蹄設飲。使召

負者。前訶之。負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債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徐之。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公覺之。乃復呼前。感額曰。吾固知汝貧甚。然無如何也。亟鬻而子與。而妻持鏹來。雖然。吾爲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寬一日。夜歸。與妻子訣。此生不得相見矣。負者聞言。愈泣。中貴亦泣。辭不願徵。爲之破券。

有穿麻服白衣者。道遇吉祥善事。相與牽而避之。勿使相值。其事雖小。其心則厚。

楊翥少孤貧。與兄戍武昌。爲鄉校師。楊文貞公士奇。漂寓武昌。偶憇翥館。以無資告。翥遂讓其塾。自教授他所。日往返十餘里。不厭。隣人作室。簷溜落翥家。人不能平。翥曰。晴多雨少。何必校也。隣人產子。翥恐所乘驢鳴驚之。卽鬻驢。步入廟。文貞公落新第。亟邀登堂。曰。舍

初成。須得吉人首臨之。

孔鏞爲諸生時。家赤貧。饗殮不給。每詣學。則買二餅充饑。五聖閣有道媪。見其旦晚經門。一日迎入問故。公以實告。媪心憐之。謂曰。吾家晝則有齋。夜則有燈。秀才肯僑居此乎。公從之。遂得肆志於學。後舉進士。歸媪已卒。公斬衰冠送葬焉。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

昨非者集
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

夏翁江陰巨族。嘗舟行過市橋。一人擔糞。傾入其舟。濺及翁衣。其人舊識也。僮輩怒欲毆之。翁曰。此出不知耳。因好語遣之。及歸閱債籍。此人乃負三十金無償。欲因以求死。翁爲之折券。

魏太祖馬鞍懸於庫柱。爲鼠嚙。吏懼死。鄧哀王冲以刀故穿單衣。如鼠嚙者。謬爲愁色。太祖問之。冲曰。俗以鼠嚙衣爲不吉。太祖曰。妄言耳。俄庫吏以嚙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而嚙况鞍懸柱乎。遂不罪之。

吳中饑。范仲淹縱民競渡。日出宴湖上。又召諸寺僧諭之曰。饑歲工賤。可興土木。於是諸寺興工。至倉廩吏舍。日役千夫。杭得不饑。凡出遊者。必力足以遊者也。遊者一人而賴遊以

活者不知幾十人矣。向時吾郡大荒。當事者以歲儉禁遊船。富家兒率治饌僧舍爲樂。而遊船數百人。皆失業流徙。不能隨時方便者。類如此。

江南計吏止傳舍及就路。以馬踐草瀉井中。謂不復再過。不久復由此飲。遂爲昔時莖刺喉而死。後人爲戒曰。千里井不瀉莖。

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立案逾年。杖之人皆不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必以婦爲不利。朝夕呵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

王去非家居教授。束修有餘。輒分惠於人。比隣有喪。忌東出。西北又皆人居。南則去非家也。乃壞蠶室。使之南出。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

明方集卷一
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豈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極幽懣，使之然耳。體悉人情，至此誰不願爲之死乎？

陸平泉先生勸方便十則云：尋方便在濟貧，饑寒良可憫，推解莫厭頻。尋方便在敬老，光景迫桑榆，居食須安飽。尋方便在息爭，羣小喜相搆，和調仗端人。尋方便在申枉，鑒彼覆盆冤。周旋脫羅網，尋方便在憐才。美哉後來儁。

勿惜齒牙推，尋方便在矜愚。昏柔莫輕侮，啓翼須勤渠。尋方便在撫孤，伶仃悵無依。顛危亟相扶，尋方便在撫下。僕役皆人子，百事從寬大。尋方便在掩骸，白骨雖已朽。游魂實堪哀，尋方便在除惡。寧獨忍斯人，惡除良民樂。去其臣也，必可使復仕。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慕容農曰：尊不迫人於險，當人危極之時，其操縱之勢在我。此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

取非者集
扼之。不恕。控之。不已。烏窮則攫。獸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救。

熊恭簡公。平生清節。一介不取。其巡撫雲南。平蠻公宴之日。乃受金花彩段。或者疑焉。次年公還京。召有司領金花彩段貯庫。始知公不肯以清病人也。不然。當日公不受。誰敢受。此與張乖崖納侍女之事頗相類。

太尉楊彪與袁術婚。曹操惡之。欲誣以圖廢立。收彪下獄。使滿寵按之。孔融與荀彧囑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不報。考訊如法。數日見操言曰。楊彪考訊無他辭。此人有名海內。若不明加罪。必大失民望。操於是即日赦彪。初或與融聞寵考掠彪。皆大怒。及因是得出。乃反善寵之。曲全。

侯君集等平高昌還。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命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辯對。魏徵諫曰。

臣聞使臣以禮。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辯帷簿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甚重。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絕纓之臣。陛下曾二君不逮乎。乃止。

羌合兵伐胡。校尉鄧訓擁衛稽胡。令不得戰。議者謂以夷攻夷。縣官收利。不宜禁護。鄧訓曰。不然。自張紆失信。衆羌大動。屯兵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懸絲髮。今因其

迫急。以德懷之。庶能爲我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巖。兵守衛。羌無所得。因解去。由是諸胡皆言。鄧使君待我恩信。內我妻子。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羌胡俗耻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訓病卒。羌胡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

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

龐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稱述多過其才。人怪問之。統荅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將爲善者少矣。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

軍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富弼議欲誅約。仲淹曰。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賂之。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情得。醵出財物而免於殺掠。必喜。仁宗乃釋之。弼有愠色。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奈何欲輕啓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也。

杜衍爲政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自言歷知州。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者。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令自新。其有文學政事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

梁王使人陰刺袁盎。天子使田叔等治梁事。叔至。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其事安在？」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梁王不伏誅。是漢法。

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白太后曰：「梁王不知爲之者。獨幸臣羊勝之屬耳。」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

高仁厚旣破韓求。十三寨卒皆迎降。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

曹操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
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其父母兄弟。高柔啓
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
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以誘其還心。猥復重
之。柔恐自今。軍士見一人逃亡。誅將及已。亦
且相隨而走。不可復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
亡。乃所以益走耳。操稱善。久之。

李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爲妾。及貸
民錢不償者。宋太祖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
曰。農家。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曰。歲苦
侵暴。今復爾。耶曰。無也。上曰。漢超朕之貴臣。
汝女爲之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在。
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乎。責其人而
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
貴。汝勿復爲也。

朱雋少孤。母常販繒爲業。雋以孝養名。好義。輕

財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雋乃竊母繒帛爲規解對。母失產業。深恚責之。雋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

曹參爲齊相國。治尚清淨。及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相舍後園。

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而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蘇轍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范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視事之始。進

退。大臣不當。如可叱。奴僕。哲宗曰。人謂秦皇
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
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
卓茂爲密令。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
左右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抑汝有事囑之
受乎。或汝自以恩意遺之也。人曰。吾遺之。茂
曰。遺之更何言。人曰。竊聞賢聖之君。使人不
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往遺。遺而受。

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鄰里長老。歲時
尚致餽遺。况吏與民哉。凡人之生。羣居雜處。
故有禮義以相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
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
也。人曰。旣如此。律何故禁。茂曰。律設大法。禮
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
汝。汝將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
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

范仲淹每患諸路監司不才。取班簿視不才監司。皆一筆勾之。富弼謂仲淹曰。六死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

薛宣爲太守。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扶慙愧。官屬善之。郡中清靜。

唐桂州督李弘節沒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曰。此人宰相言其清。今旣賣珠。舉者豈得無罪。魏徵曰。在朝諸臣清貞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坐一匹羸馬。道源兒子至。不能存立。陛下皆未曾問。及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自不爲貧。妻子賣珠。有何罪而責其舉者乎。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

宋真宗時。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占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王旦曰。此人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因自取占問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也。帝意稍解。旦乃悉焚所得書。已而帝復悔。馳取之。已焚矣。

黃霸治潁川。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卽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或問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凡治道去太甚者耳。宋時輦運卒有私質市者。上聞之。曰。倖門如鼠穴。何可盡塞。但去其尤者可也。篙工楫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蒙正對曰。水至。

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能兼愛善惡也。若窮之則姦慝無所容。故告以慎勿擾耳。

寇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爲人所奏。帝怒謂王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旦微笑。徐對曰。準許大年。紀尚駿邪。真宗意解。曰。然。此正是駿爾。遂不問。

太祖行後苑。見巢鵲翼哺之勞。曰。禽鳥且爾。況人母子之恩乎。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成祖時。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篋。將以餽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送之。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

解。卽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

則其引蠶者其單目以蠶。土脈之無黠。

則其引蠶東亦文斜奇人。雖其巖南。燕章。其。

入。其。于。之。恩。平。令。舉。引。其。據。其。音。音。龍。養。

太。時。其。對。其。其。巢。譜。其。其。之。其。日。禽。鳥。且。其。其。

昨非菴日纂徑地卷之十八

此心開百代之祥。金鎖玉鈎。豈必問平陂。於馬鬣寸地。造無疆之福。牛眠龍角。何嘗恃推步。於雞丸從來。智營力競。誰甘以尺土。讓入而陵谷。忽遷豐碑。頻琢造物。若留以有待也。人其清夜。一捫心乎。纂徑地第十八。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古人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重親

形非有集
遺體。使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世人惑
郭璞之說。有貪求吉地。至數年不葬親者。有
既葬不吉。一掘未已。至三四次者。有因爭地
致訟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惑於各
房風水之說。至骨肉化爲仇讐者。語不聞乎。
龍穴非遙。只是貯藏方寸地。牛眠在邇。空勞
踏破隴頭雲。

宋丞相鄭昭先之祖弟嘗殺人抵死。祖奮曰。吾

弟未有子。吾當代死。自首於官。囚死獄中。而
釋其弟。弟出不德其兄。反凌其孤寡其子。子
乃携母賣酒嶺上。母死。子遇一仙人。指山下
地曰。白羊眠處。鷓鴣啼。此貴穴也。葬之。五世
出宰相。於是奉柩遍覓。至一處。有鹿起。鷓鴣
鳴。因停其柩。天忽大雨。湧沙擁其棺。五世果
生昭先。至平章事。

蘇軾祖端正道人。樂善好施。有一異人。頻受施

捨。因謂曰。吾有二穴。一富一貴。惟君所擇。道人曰。吾欲子孫讀書。不願富。於是偕往眉山。指示其處。命取一燈。燃之於地。有風不滅。道人遂以葬母。道人生老泉。泉生軾。軾文章震天下。惟積善。故異人至。吉地得矣。世之爭地致訟。因而殺人。及圖謀侵占。揭墳利己者。知此義否。

晉陶侃母將葬。未得葬地。忽失一牛。未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處。其地若葬。位極人臣。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母。後侃果爲三公。

河南吳雄至孝。少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巫者皆言當族滅。雄後致位。司徒子孫三世廷尉。

浙有士人。館富家。歲暮得束金八兩。至渡口。見貧民夫婦赴水。士止之。民言歲暮債迫。欲賣

婦婦不肯行。故相率併命。士惻然盡捐金與之。民泣謝。代負擔送士歸家。妻問所得。士言遇貧民赴水事。妻曰。胡不周之。士曰。已與之矣。妻欣然。除夜與妻治蝦酒。和以糟。戲口占云。紅蝦糟汁煮。清酒水來漉。夜夢至瓊樓玉宇。有聯云。門關金鎖鎖。簾捲玉鈎鈎。士覺而記於柱。宗人哂曰。薄命漢。得銀輕以予人。復爲夢語欺人乎。明春赴館。主人延地師葬母。至一處。見鹿臥其地。人至奔去。師曰。此金鎖玉鈎形。吉地也。士憶與夢合。但未知爲誰地。適前與金民至。見士曰。先生得非某乎。自得金完債。夫婦稍溫飽。未能報德。今爲何來此。士言求葬地。曰。此山一帶皆我有。如可用。當奉獻。士指鹿眠處。民曰。正吾業也。卽邀至家。厚款書契以獻。士葬之後。登第。官至憲副。

唐智興微時爲徐州門子。有道士居門側。智興
每旦掃道。必掃道士門。智興母死。道士善審
墓地。引智興立一竹策。以表其處。曰。若定此
地。兩世方伯。智興他日再往。視竹策叢生。遂
葬焉。果爲方伯。

富春孫鍾。奉母至孝。種瓜爲業。忽有三少年來
乞瓜。鍾爲設食。出瓜禮敬甚慤。三人臨去。曰。
我等司命郎。感君厚意。示君葬地。地連世封。
侯。數世天子。出門化成白鶴而去。後鍾生權。
權生亮。亮生休。

羊公雍。伯洛陽人。性篤孝。父母歿。葬無終山。遂
居焉。山上八十里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阪
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石子一
斗與之。使至高平善地。有石處種之。當生美
玉。聘得好婦。公如言種之。數歲。玉子果生。有
北平著姓徐氏者。女甚有名。公試求之。徐氏

戲云。以白璧一雙來。當聽爲婚。公至種石中。得白璧五雙。爲贄。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後各種石地爲玉田。

六合尹林克正。延地師仰思忠營地。其姻方氏。父爲知縣未葬。因薦思忠卜其窀穸。連日尋求。得吉地矣。方點穴間。雨驟下而止。約天晴再往。是夜思忠夢一老者曰。此地切勿與之。此人爲考官賣三舉子。當有陰禍。若葬此地。

法當榮其子孫。非天意矣。覺而問克正曰。昨大尹居官何如。曰。先爲教諭。轉此官不久遽卒。聞爲考官時。關節得賄。鄉評頗少之。思忠惕然。因托故歸家。越二三年。遇其鄉人。問方大尹葬未。人曰。因與勢家爭墳。致死人命。官司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漸凋落云。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傍者。當外徙。

高皇云。此墳墓皆吾家舊隣里。不必外徙。至今墳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無禁。可見帝王氣象。包含徧覆。自異尋常萬萬也。

曹操疑塚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應符題詩。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卽休何有餘機。到丘壟。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發盡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京鏗詩。疑塚多留七十餘。謀身自謂永無虞。不知五馬同槽夢。曾爲兒孫遠慮無。

宣城沈少叅卜葬地。啓土乃古塚也。有誌乃先朝名公之墓。沈命掩之。懼復有發掘者。立碑識之。少叅夜夢一官。峩冠博帶來謝曰。君掩吾塚。蒙德已厚。况又立碑。無以報德。當送一大魁爲公嗣。已而少林生幼聰慧。一目不再讀。弱冠及第。

楊少師榮。建溪人。世以濟渡爲生。久雨溪漲。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漸裕。有神人化爲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定之。卽今白兔墳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

大興劉公機。父卒於任。公時爲學宮弟子。徒步往護喪歸。遂卜葬。族人泥陰陽家言。各以生年與葬期相值。久不克葬。公獨曰。願以某生年所值月葬父。於是力葬之。後公官至大司馬。贈官保。則葬日吉凶。真無謂矣。

馮商延一堪輿先生。往祖塋相視。將至。忽拉其人同返。其人問故。商曰。適望見祖塋。有賊踞樹巔。盜斫大樹。倘吾輩徑前。恐被驚跌。致損其命。不若且回。堪輿曰。君心如此。牛眠鹿臥。

不足道也。後子舉大魁。世世簪纓弗絕。
若富貴是一家私物。則前富貴久。據之不及我。
矣。若富貴非一家私物。則後富貴人。雖欲堅。
留之。旋且及彼矣。未富貴家。原從已富貴家。
分過來已富貴家。仍聽未富貴家。分將去。今。
地師祝主人曰。吾能使主人萬代富貴。夫富。
貴止此數。若此家萬代富貴。則彼家必萬代。
貧賤矣。天於彼家。有何冤仇。而令之世世貧。
賤哉。地卽有此理。天未必有此心。只福地本。
心地。則天地人不能外者也。

余嘗見孤寒之夫。棄祖宗骸骨於曠野。而或生。
賢子孫。崛起窮巷。大其門戶。此寧得地理之。
助邪。公卿大夫。殫心力以求善地。而或生不。
肖子孫。驕奢淫泆。墜其家聲。地靈又安在邪。
范文正公得一宅基。堪輿家相之曰。此當世出。
卿相。公曰。誠有之。不敢以私一家。卽捐其基。

建學。今蘇州府學是也。風水家言。尚有繫公念者乎。

或問風水。空同子曰。有哉。無哉。風氣聚。則靈異。自發。何謂無。富貴可遇而不可求。天之秘。非人之能爲也。何謂有。故吉以善獲。非善之家。雖遇弗遇矣。曰。若是則廢之乎。雖然。曷可廢。哉。上其安焉。平焉者。可矣。

袁安。砥德修行。其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盛隆。

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又多殺宮人。生理工匠。計以萬數。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

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求羊。失火燒其臧。梓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

太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屍之氣。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近世狃於胡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中。於心何

忍。

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之。而後去。至是乃令天下郡縣設義塚。凡民貧無地以葬者。命所在官司。擇近城寬濶地爲之。敢有徇習元人。焚棄屍骸者。坐以重律。吁。

聖恩之博厚。若此。

閩孫文祥自浦城道經霍童鄉。日暮忽見山旁

有屋。遂投宿焉。夜半聞哭聲。問故。有夫婦曰。吾子不肖。鬻此屋。明日當徙去。不禁悲傷耳。文祥曰。子雖不肖。吾當爲汝謀之。至旦視其處。乃荒塚也。候至日午。果見衣縕袍者。同豪右僕從。持畚鍤至。文祥詰之。對曰。家貧將祖墳遷葬。鬻地以度活耳。文祥惻然。因傾囊與之。不告姓名而去。後數夜。夢寄宿夫婦拜曰。向日厚恩莫報。今幸獲得二鳳雛相謝。遂孕其肯瞑目乎。

二子先後並登科第。噫。觀此則毀人之塋。以葬其先。斷人之龍。以利乎已。人謀卽工。泉壤其肯瞑目乎。

劉洵之祖。世業醫。忽有徒犯病臥門首。饑瘠顛連。劉母詢之。知其誣。罄奩飾代爲贖罪。時母方懷妊。將產。夜夢神云。受地之人。明早生。看地。先生明。晚至。次日果生洵。晚地師至。引觀此地。卽前徒業。因買葬之。洵後舉會魁。仍出

甲科六人

吳都憲誠其父濟人利物孳孳不倦同里一百戶欠官銀無措議出妻以償翁聞而嘆曰伉儷中道相背彼夫妻子母間何以爲情吾幸不至饑寒且力尚能輾轉措辦願袖手以觀人離拆乎遂曲處代爲完官百戶感泣而去後數年尋地葬親地師擇一穴詢之正百戶產也翁復備價買葬當時尚葬高一穴後雷

雨送下一穴卽生都憲公兄弟四五人皆巍科人咸謂陰功所致

古人云求地爲致福之基積德爲求地之本未得地當積德以求之旣得地當積德以培之是以後代鼎盛綿遠李近吾咏心地有云俯仰乾坤何處佳人人有地盡英華性由天命真龍祖道衛吾身輔峽砂脈到靈臺方是正穴尋華蓋不曾差須認四端爲四應莫將虛

受作虛花。若還損壞全無用。保得完時福愈
加。自古只爲君子宅。至今不作小人家。雖然
說破無難認。一爭毫髮隔天涯。

古人云。末此爲疑。蘇之基。蘇蘇爲末。此之本末。
林人。渴。雷。劍。世。世。世。
雨。差。可。一。穴。增。主。潘。憲。公。只。單。四。五。入。嘗。處。

昨非菴日纂韜穎卷之十九

踏層冰而伺禁城曉漏。何如紅日三竿。頻夢
烟霞來往。冒炎日而候貴客寒暄。曾似村醪
一斗。任他宦海風波。山色水光。鑑烟茗。枕野
老漁翁。倘得以閒身。作此中主人。其視刀尖
飴蜜者。何若纂韜穎第十九。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楚王持金百鎰。聘於陵仲子。其妻曰。夫子左琴

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謝使者逃去，爲人灌園。

裘萬頃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爲司直。在朝賦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爲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簷下，翠

竹蒼梧仔細看，遂促歸。

梁陶弘景脫朝服，挂神武門，自號陶隱居。梁武帝與之遊，及卽位，屢聘不至。唯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鞭驅之，獻於帝。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之。

唐張志和自稱烟波釣徒，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肅宗嘗賜奴婢各一人，志和配爲夫婦，名

明非有錄
漁童樵青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柁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烹茶。

唐孔極侍郎朝回。避於一叟廡下。延入廳事。叟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暑。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新宅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軌不至門。客至共坐。青山當戶。流水在左。談及世事。便以太白浮。

之。

青山秀水。眼到即可舒嘯。何必居籬落下。後爲
己物。

歐陽公示謝道人種花詩云。深紅淺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携酒賞。莫教一日不花開。

東漢韓康採藥名山。賣長安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

不貳價。康曰。本欲逃名。乃女子皆知何用藥。
爲。遂遁入灞陵山中。

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
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
汲泉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
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
山徑。撫松竹。與麕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
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笱蕨供麥飯。欣然

一飽。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杭
稻量晴校雨。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
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牛背笛聲。兩兩
來歸。而月印前溪矣。

趙抃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
游。不復有軒冕志。故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
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
眠。白晝閑。

冥寥子爲吏困世法。與人吐匿情之譚。行不典之禮。何謂匿情之譚。主賓長揖。寒暄外不敢多一語。平生無斯須之舊。一見握手動稱肺腑。掉臂去之。轉盼胡越。面頌盛德。則夷也不旋踵而背語。蹠也。燕坐間寔辨有口。迺託簡重身。有穢行。謬爲清言。懼裏言漏實。莊語觸忌。則一切置之。而別爲浮游不根之譚。甚而假優伶之謳歌。以亂之。卽耳目口鼻。悉非我。

有。嗔。喜。笑。罵。總。屬。不。真。何。謂。不。典。之。禮。賓。客。酬。應。無。論。尊。貴。雖。平。交。終。日。磬。折。俛。首。何。讐。於。天。而。日。與。之。遠。何。親。於。地。而。日。與。之。近。貴。人。纔。啓。口。諾。聲。如。雷。一。舉。手。而。我。頭。已。搶。地。矣。彼。此。相。詰。絕。不。欲。見。而。下。馬。到。門。終。日。僕。僕。夫。往。來。通。情。非。行。故。事。也。先。王。制。禮。固。如。是。乎。褒。衣。束。帶。縛。如。檻。猿。虱。嗜。膚。癢。甚。而。不。可。捫。跬。步。閒。行。輒。恐。渝。官。守。馬。上。以。目。注。鼻。

視越尺寸。人卽從旁偵之。溺下至不可忍。而無故莫敢駐足。其大者三尺在前。清議在後。寒暑撼其外。得失煎其中。豈惟繩墨之夫哉。雖有豪傑快士。通脫自喜。一涉此途。不得不俛就其籠絡。冥寥子將縱心游於漭漭之鄉矣。

山鳥每夜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中真率漏聲也。余憶曩居小崑山下。梅雨初霽。座客飛

觴適聞庭蛙請以節飲。因題聯云。花枝送客蛙催鼓。竹籟喧林鳥報更。可謂山史實錄。

疎簾清簟。消白晝。惟有棋聲幽徑。柴門印蒼苔。只容屐齒。

宿雨初晴。小溪新漲。泛米家船。載楊子酒。浩歌一聲。好風送響。素琴三弄。淡月偏宜。敢云烟水幽人。不作風波險客。

杜五郎居去縣三十餘里。有屋兩間。前空地丈

用非有集
餘不出籬門三十年矣。黎陽孫尉訪問何以
不出。杜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前曾此下納
涼。但無用於時。偶不出耳。問日何所爲。曰：端
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觀淨名經。極
愛其議論。今已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孫尉
是時方有軍事。夜半未臥。疲甚。聞此。不覺洒
然。

燕市帶面衣。騎黃馬。風起飛塵滿衢。歸來下馬。

兩鼻孔黑如烟突。人馬屎和沙土。雨過淖濘。
沒鞍膝。百姓競策蹇驢。與官人肩相摩。大官
傳呼來。則疾竄避。委巷不及狂奔流汗。此中
況味如此。遙想江村夕陽。漁舟投浦。返照入
林。沙明如雪花。下曬網罟。酒家白板。青帘掩
映。垂柳老翁。挈魚提甕。出柴門。此時偕三五
良朋。散步沙上。絕勝長安騎馬衝泥。

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漁舟掉其旁。卓問有

魚。香。荅。曰。無。魚。有。詩。乃。鼓。枻。歌。曰。八。十。滄。浪。
一。老。翁。蘆。花。江。水。碧。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
良。夜。月。明。收。釣。筒。問。其。姓。氏。不。荅。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
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未
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
倪文節云。閑居勝居官。其事不一。最便者。尤於
暑月見之。暑月居官。非我見人。則人見我。衣

冠。襪。履。未嘗敢去體。正熱坐轎。殆如蒸焙。客
坐偏窄。臭氣薰襲。正使達官免於請謁。不能
不受人謁也。正使恬退。簡於造請。不能不報
請也。至造朝蒞政。其禮尤重。公裳靴帶。與嚴
冬無異。扇不可揮。傘不可張。渴不可遽得水。
飲食不能以時。往往傷暑者多矣。閑居則不
然。自早燒香。食罷便可脫巾。衩袒裙。鞞從事。
藤牀竹几。展轉北窗。清風時至。反患太涼。挾

策就枕。困來熟睡。晚涼浴罷。杖屨逍遙。臨池
觀月。登高乘風。採蓮剝芡。剖瓜削藕。日醪三
盃。取醉而適。其樂殆未可一二數也。

古隱者多躬耕。余筋骨薄。一不能多釣弋。余禁
殺。二不能多。有二頃田。八百桑。余貧瘠。三不
能多酌水帶索。余不耐苦饑。四不能乃可能
者。唯嘿處淡飯著述而已。然著述家切弗批
駁先賢。但當拈已之是非。証人之非。

垂楊小橋。紙窗竹屋。焚香燕坐。手握道書一卷。
客來則尋常茶飯。本色清言。日暮乃歸。不知
馬蹄爲何物。

宣和酒店。壁間有詩云。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
常隨騎馬人。

河陽釋法常。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卽熟
寢。覺卽朗吟。嘗謂同志曰。酒天虛無。酒地綿
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

無刑罰之避。陶陶蕩蕩。樂不可得而量也。
長亭烟柳。白髮猶勞。奔走可憐。名利客。野店溪
雲。紅塵不到。逍遙時有牧樵人。

今所稱名公卿者。往往疏泉執石。鏤山雕林。窮
壯麗。極竒窳。而猶未愜。然金鋪繡澁。苔痕染
其扉門。柳合抱。可藏鴉矣。而主人不得歸。歸
則向風欲僵。背風欲仆。鶴髮龍鍾。真可憫也。
宋管師復自號臥雲先生。仁宗召問曰。卿所得

何如。對曰。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
痕。臣所得也。竟不受爵命。

予夙夜在公。不曾漫遊華胥國。意欲於洛陽買
水竹處。作蝶庵。謝事居之。庵中以莊周爲開
山祖。陳搏配食。若忙者難爲主籍供職。

莊周語楚大夫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
文綵。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
可得乎。

長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里。鳥徑緣崖。涉水於草莽間。數四左右。兩三家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竹籬茅舍。蕪處其間。臨水時種梅柳。霜月春風。自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短褐。以給薪水。釀村酒飲之。案有雜書。莊周太玄。楚詞黃庭。陰符楞嚴。圓覺數十卷而已。杖藜躡屐。聽流水。鑿澄潭。步危橋。探幽壑。顧無樂而死乎。

白居易對策。直言無隱。宰相嫌其出位。貶江州司馬。喜曰。匡廬在念久矣。今得青山綠水中。爲風月主人。乃築草堂於香爐峰。以自適。

楚國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羅網。有蟲觸之。不得出而死。乃歎曰。仕宦者。人之羅網。豈可久淹邪。卽挂冠去。人謂蜘蛛隱。

三徙成名。笑范蠡碌碌浮生。縱扁舟。負却五湖。

風月一朝解綬。羨淵明飄飄遺世。命巾車歸來。滿架琴書。

朱桃椎澹泊絕俗。披裘曳索。人莫能測。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逼署鄉正。委置不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則緝木皮葉以自蔽。贈遺一無所受。嘗織十芒屨置道上。見者曰朱居士屨也。爲鬻米茗易之。置其所。輒取去。終不與人接。

住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幄。明櫺短帆。舟中雜置圖史鼎彝。酒漿葍脯。近則峯泖而止。遠則北至京口。南至錢塘而止。風利道便。移訪故人。有見留者不妨。一夜話十日。飲遇佳山水處。或高僧野人之廬。竹樹蒙茸。草花映帶。幅巾杖履相對夷然。至於風光淡爽。水月空清。鐵笛一聲。素鷗欲舞。斯亦避喧謝客之一策也。宋孫集賢冕守蘇葍年。大書詩於壁。拂衣去。及

詔下已歸矣。詩曰：人生七十鬼爲隣。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閒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見陳。寄語姑蘇孫太守。也須抖擻老精神。

三徑竹間。日華澹澹。固野客之良辰。一編窗下。風雨瀟瀟。亦幽人之好景。

有客謂山居眷屬難。山隣難。山友難。山僕難。余謂如此。則山堂前草深一丈矣。不如勅斷家事。擇二三童子自隨。其強幹者。以備烹爨。樹藝文弱者。以備洒掃。寫子孫相體者。則送供養。賓朋相念者。則通餽。闕此外靡知其它。晉張廌。隱居順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爲屋常居其中。右軍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

士大夫得交朋書問。有懶傲不肯卽荅者。記白樂天一絕云。豈是交親向我疎。老慵自愛閉

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稽康索報書。
淮陰起徒步。拜將封王。富貴已極。壁軍一奪雲。
夢再禽禍幾已在眉睫矣。不以此時急返淮。
陰垂釣處而空送九族於呂雉之手。赤松子。
之徒不笑人乎。

四月有新笋新茶新宛荳。新含桃綠陰一片黃。
鳥數聲乍晴乍雨不煖不寒。老夫非雅非俗。
半醉半醒爾時如從鶴背飛下。

貧賤不如富貴。俗語也。富貴不如貧賤。矯語也。
貧賤奔走衣食。妻孥交謫。親不及養。子不能。
教。何樂之有。惟是田園粗足。丘壑可怡。水侶。
魚蝦山友麋鹿。畊雲釣雪。誦月吟花。同調之。
友。兩兩相命。食牛之兒。戲着鄰間。或兀坐一。
室。習靜無營。或命駕扶藜。留連忘反。爲樂不。
減真仙。何尋常富貴足云。

傅堯俞過清遠峽詩。巖頭風急樹欹斜。江畔漁。

樵十數家。老盡往來。名利客。年年秋。水映蘆花。

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窗。羅列圖史。琴樽以自娛。有興則汎小舟。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家有林園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

韓持國遇穎士自郊居來。因問郊居涼乎。曰涼。野人無修簷大厦。且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它念。露形挾扇。投足木床。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語未竟。持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

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壽永。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俱廢。安能捨所樂而從所懼哉。

呂徽之居芳山中。綜博述詠。漁以自給。一日羣

貴游子弟因雪霽覓而訪之。唯草屋壁立。忽米桶內有人。乃徽之妻也。以天寒無衣。坐爲障耳。因問先生何在。荅曰。溪上捕魚。乃至彼見之。徽之隔溪謂曰。少需之。得魚易酒。飲諸公也。俄頃携魚酒至。盡歡散別。翼旦復躡其蹤。則徽之已行矣。

何必深山蕭然大寂。門外卽市廛喧囂。百丈短垣。薜荔限之。如隔萬里。人世是非。絕不入幽人耳。卽偶入耳。亦不得入我丹元府。輒有梧風吹之而去。

山居勝於城市。蓋有八德。不責苛禮。不見生客。不混酒肉。不競田宅。不問炎涼。不鬧曲直。不徵文逋。不談仕籍。如反此者。是飯僧牛店。販馬驛也。

眉公云。閉戶卽是深山。嗟乎。應接稍畧。遂來帝鬼之譏。剝啄無時。難下葳蕤之鎖。言念及此。

入山惟恐不深。

蕭嵩爲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

王冕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楚淮。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共飲。慷慨悲吟。指舊都曰。不滿十年。此中狐兔遊矣。

隱九里山。種苳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屋三間。自題爲梅花屋。

高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得不仕。

蘇雲卿。廣漢人。來豫章。東湖結廬以居。人稱爲蘇翁。藝圃織屨爲活。有暇則閉門高臥。或危。

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游士。入其園。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也。延入室。土銚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旣而汲泉煮

茗。意稍欵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寘几上。力請與之。共載。雲卿辭以詰朝上謁。及期遣使迎。同則

肩戶圓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

魏桓安陽人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昨非菴日纂冥果卷之二十

果報影投形種蘭得香布棘得刺定盤星爽過幾分功曹聲應響惡淪諸趣善證菩提明鏡臺放着誰氏卽身前身後或俟片時而造福造業不磨永劫所願乘風破浪者牢定枕竿普告勒馬臨崖人急收韁勒纂冥果第二

十。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直日功曹是箇有記人據善惡簿子裏直書定

盤星分文不爽。閻家老子。是箇無情漢。儘罪福業鏡中照出。至公堂。毫髮難容。

元自實恨繆君負德。雞鳴礪刃往殺之。道過一小菴。菴主軒轅翁者。見有奇形兇狀之鬼。握刀秉劍數十。從之。少頃回。則金冠玉珮。擎旛擁蓋百十相隨。翁意其死也。明往問無恙。翁曰。本日何往。又何遽歸。自實言繆君負德。晨將殺之。及至門。思彼雖負吾妻子。何尤。且有。

老母安可殺之。遂隱忍歸耳。翁賀之曰。子將有厚祿。神明已知之矣。

朱文公患足疾。有道人爲針熨。旋覺輕便。公喜贈以詩曰。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率翁。道人得詩去。數日足病大作。追尋莫知所往。公歎曰。非欲罪彼。但索前詩。恐持此誤人耳。是夜夢神曰。公一念動天矣。足疾旋瘳。

周興秉性殘酷。與索元禮來俊臣等撰羅織經。網羅無辜。枉殺數千家。未幾有告興不軌。太后怒。命俊臣鞫之。時俊臣與興方共推事。謂興曰。囚多不承。奈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火四圍炙之。令囚入其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炙如法。起謂興曰。奉內狀推兄。請兄入甕。興戰慄叩頭伏罪。流嶺南。在道爲雙言家所殺。詔播其罪曰。宜加赤族之誅。以

雪蒼生之憤。士民賀曰。今日眠始帖席。

崔煒見一乞嫗。足蹶覆人酒甕。被當壚者毆擊。煒脫衣代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遇諸途。曰。蒙爲解難。吾有越井艾少許。相贈。若遇贅疣。一灼立愈。後遇一僧。贅垂於耳。依法愈之。僧因引至一大富家。主人有贅。一灼立愈。自是知名致富。一日遇一人告曰。老嫗是鮑姑。乃鮑靜女。葛洪妻也。行此炙於南海有日矣。

張易之爲鐵籠置鵝鴨於內。中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遶火走渴。卽飲汁。表裏皆熟。乃死。昌宗活欄驢於小室中。起炭火。置汁如前。昌儀取鐵楸釘入地。縛狗足於楸上。放鷹鷂活按其肉。肉盡。狗猶活。號不已。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取從騎破脇取腸。良久方死。後誅易之。昌宗百姓鬻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儀打折雙脚。抉取心肝。斬首通都。

吳越時有一僧。戒行精嚴。遇道人與相知契。及分袂。命之曰。子有急難。可來某處相尋。後僧爲吳越王講經。升沉香座。未幾發一人面癰。痛不可忍。乃尋道人。指亭前水使洗之。旣掬水。癰乃言曰。且緩之。汝讀史記。曾識袁盎。害鼂錯乎。子袁盎。吾鼂錯也。子害吾全家。棄市償債未了。以子九世出家。道行精嚴。吾不得報。汝近坐沉香座。享用過豐。故吾得以害之。

今真人解我以太乙甘露不復爲寃矣。於是洗之。痛輒心肝絕。久復蘇。癰漸枯。

鎮江靳翁。五旬無子。訓蒙金壇。夫人鬻釵梳。買隣女爲妾。翁歸。夫人置酒於房。以隣女侍。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頗良。或可延嗣。翁報然。夫人謂已在。而翁報也。出返扃其戶。翁踰窗。出曰。汝意良厚。但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恒願其嫁得所。吾老矣。又多病。不可以辱。遂謁

隣而返其女。踰年。夫人自受姪。生子貴。登第爲宰輔。

吳曦祖父有大功。世守四川。至曦謀據地而王。僚屬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一朝掃地矣。不聽。時有拆曦名者。曰三十一日。我乃被戈。果一月安丙誅之。初曦未叛時。校獵夜歸。垂鞭四視。仰見月中一人。騎馬垂鞭。與已維肖。問左右見皆符。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

也。揚鞭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遂反。夫妄心一萌。異形踵至。祇自狂惑。尋死耳。

燕相薛瑗。持重權。不能平心。見人有得如己有。失見人有失如己有。得未嘗薦一賢士。有可稱者。疾之如仇。使不得進。晚年一子死於獄。餘皆盲聾喑啞。傴僂顛覆。

鄭叔通。定夏氏女爲婚。後女病啞。人勸別求。叔通曰。某若不娶此女。無所歸矣。未啞定婚。旣啞。棄之人。理也哉。啞女遂歸鄭。鄭後登進士官。至朝奉大夫。啞女生二子。皆顯。

杜疑。納一妾。年貌兼美。寵愛特甚。妾得父書。倚簾讀之。疑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聞。疑乃嚼吞之。疑謂是情人所寄。命剖腹出書。妾氣未斷。而書已出。疑看嘆曰。吾不意忽忽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夜見妾訴冤。旬日而死。

郭景章豪富。因醉以酒注子打貧民趙安。注子
嘴入腦而死。安有一子。景章厚賂隱之。人莫
知也。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骨
膿血不絕。迨瘡透喉。遂死。造化手裏。却使不
得買命錢。

孫泰有隱德。姨老。以二女爲託。曰。姊損一目。汝
可娶其幼姨。卒。泰娶其姊。曰。彼有廢疾。非泰
何適乎。嘗買鐵鐙臺。磨之。乃銀也。卽持還之。

嘗置別墅。用錢二百緡。人將他徙。聞老嫗長
慟。泰驚詰之。嫗曰。老婦嘗逮事吾姑於此。今
爲他人有。故悲耳。泰憮然。因給曰。吾適得京
書。已別除官。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而去。
不復返矣。他日泰夢一神人。紫衣象簡。謂之
曰。汝平生德行不虧。名知天府。奉帝命。增汝
壽。而昌汝後。壽九十。子及第。世顯官。

荆溪有二人相善。一豐一窶。窶子妻美。豐子設

謀謂有富家乏主計人令往投之。窶子感謝。豐子具舟并載其妻以行。將抵山曰：留汝妻守舟。吾與汝先往詢之。偕上山。豐子宛轉引溪林寂處。出鉞斫死。佯哭下山。謂其妻曰：汝夫死於虎。婦大哭。偕上山。至溪林寂處。擁而求淫。忽虎出叢柯間。嚙豐子去。婦驚定。念夫果落虎口也。哭還。遙望山中一人哭來。駭以爲鬼也。至則其夫相携大哭。各道故。曰：彼圖淫汝。汝未淫。圖死我。我未死。我何恨。婦曰：吾苦汝死。汝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報我。又何恨。於是轉悲爲慰而歸。

蜀地歲荒。客負米五斗。過村落中投宿。主人與妻謀夜殺之。子不之知。與客同宿。更闌客起如廁。主人持錘至臥所。黑中見一人睡熟。卽碎其首。呼妻曰：喜五斗米屬我矣。妻舉火照之。則其子也。遂大慟。客自外聞之。驚逸去。

次早聞官執主人寘於法。

周才美娶婦令理家政付斗斛秤尺各兩等諭以出輕納重大小長短之法婦不悅卽刻拜辭舅姑美愕然曰家薄有田產可供伏臘何遽辭去婦曰翁所爲逆天妾他日生子定不肖人謂妾所生恐被累美曰如汝言當悉除毀婦問用此幾年美曰約二十餘載婦曰必欲留妾許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之數才美感悟欣然許諾聽其所爲婦後生二子皆登第。

歲早有龍昌裔者家米數千斛糶未旣而有雨米價稍賤昌裔爲文禱於神剛廟祈更一月不雨焚訖還憇道亭俄有黑雲自廟後出雷雨大至昌裔震死亭外官司簡視髻中得一紙書則禱廟之文也。

江右舒翁館楚二年。偕鄉里同舟歸。登岸散步。聞一婦哭甚哀。問故。曰：夫負官銀十三兩。將鬻吾以償。幼兒失哺必死。故悲耳。翁曰：舟中皆塾師。每人一兩足完汝事矣。返告同行。皆不應。翁遂捐兩年束修盡與之。未至家三舍糧竭。衆爭非之。亦有憐而招之食者。翁不敢飽。及抵家語婦云：吾忍饑二日矣。速炊飯。婦云：安得米乎？翁云：借之隣。云：借已頻。專候汝

歸償耳。翁告以捐金之故。婦云：如此則尋常家飯可覓。同飽也。遂携籃往山中採苦菜和根煮爛。同食一飽。夜寢。婦夢人呼云：今宵食苦菜。明年產狀元。遂促翁告之。翁曰：此神告我也。是夜有孕。明年生子。芬果狀元。

李德裕謫朱崖。題望闕亭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因遊禪院。見壁上掛十餘葫蘆。問

僧曰。是何藥物。僧曰。皆人骨灰也。乃太尉當軸時。爲釋憾。貶死者。焚骨貯此。俟其子孫來取耳。公慘然如失。返走心痛。是夜卒。

楊自懲爲縣吏。存心仁厚。家貧。餽遺一無取。遇囚乏食。多方濟之。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家又缺米。給囚則家無食。自顧則囚乏糧。商之婦。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來。菜色可掬。婦因撤已之米。煮粥以食囚。後生二子。守陳守陞。

俱爲名臣。

河南婦人。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蚯蚓爲羹。食之。姑怪其味。藏一嚮示兒。兒見見號泣。俄雷雨暴作。失婦所在。少頃從空墮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頭變爲曰狗。夫斥去之。後乞食而死。

元郭思承爲司理。居官慈厚。有法司元珍。枉法虐民。郭與元合舟還里。元讓前艙與郭裝家屬。元人在後。至中流。忽風起。晝昏。衆見水中。

鬼使鑿船爲兩截。前艙郭船浮江面順流。徑到岸側。元後船人口行囊。卽時沉沒。同舟異報如此。

茅季偉詩云。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他。便來往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多置田庄廣修宅。四隣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歌時。幾日能爲宅中客。造作田庄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

心裏喜

馬恭敏公森之父。年四十誕子甫四歲。眉目如畫。保若拱璧。偶婢抱出門。失手跌傷左額。死封君呼婢奔避。自抱死兒入。曰。吾自誤。跌死婦驚痛。撞封君倒死者數四。索婢撻之。無有。婢歸母家。言其故。感泣。籲天。願公蚤生貴子。次年果生恭敏。左額宛然赤痕。

新城鎮屠潘其者。多行不義。教人鬪訟。攘人錢

物。姪人女婦。小拂意。則怨讟神天。忽死。經晝
夜復蘇。呼妻子。集親隣。曰。吾見閻君。閻君謂
死者受報。生者不知。以故受者方苦。作者仍
熾。卽宣之大聖。金口載之。龍藏寶函。尚疑而
不信。良可悲愍。今潘其惡極。暫假此人。以告
萬衆。遂操刀自割其陰。曰。此宣淫報。自剗出
雙目。瞳子曰。此瞋視仙佛父母。及目成男女。
報自斷其舌。曰。此欺妄罵詛報。自斫其手。曰。
此屠宰衆生報。自剖腹剗心。曰。此陰險殘賊。
報。遠近觀傳。妻子耻之。捍外人勿入。其呼曰。
吾受命閻君。示衆汝捍何爲。宛轉六日。體無
完膚。乃死。

周狀元旋之父。多子而貧。館富翁家。翁無子。欲
令妻求種。召飲酒半。佯入睡。令妻出陪。曰。君
多男。妾冒耻求種。某愕然遽起。而門閉不得
出。以指書空云。欲借人間種。恐妨天上人。妻

啓門放之。是秋中鄉榜。太守夢迎狀元。幡上寫欲借人間種。二語。明年大魁報至。太守往賀。因詰所夢。諱之。而不言。

龍山數軍人。修築茶園。白蛇大如拱。競鋤擊之。一余姓者。勸勿殺。衆不從。攫斃之。來旦有白衣女子。携一籃下嶺。衆往奪。余亦不隨。其籃內盛一顆蕈。光嫩玉色。女戟手曰。清平時有盜。垂泣而去。軍人烹食。余忽頭痛。就寢。夢女衆已食訖。皆嘔血死。惟余存焉。

新安士人。入黃山讀書。恒喜捕獼猴食之。人稱爲黃山天子。宰割諸侯。後三年歸家。值婦產甚艱。竟產一獼猴而死。

台州應尚書。習業山中。一夕聞鬼語。某婦人夫久客不歸。翁始逼嫁。明夜縊此。吾得代矣。公潛賣田。得銀四兩。卽僞作其夫之書。寄銀還。

家。父母見書。疑手跡不類。既而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見無恙。婦遂不嫁。後子歸。夫婦如初。公又聞鬼語曰。吾當得代。奈此秀才壞吾事。傍一鬼曰。何不禍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尚書矣。吾何得禍之。應果官至尚書。

周存喜放生。嘗作放鯉詩。末云。倘若成龍去。還施潤物功。後入試。題爲白雲向空盡。詩成。苦無結。忽憶鯉詩。因改云。倘若從龍去。還施潤物功。遂得通籍。

蕭懷武爲中團院使。蓋軍巡職也。捕盜年多。官位甚隆。積金巨萬。所管中團百餘人。每名各私養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能測。呼之曰狗。至於深坊僻巷。馬豎酒保。乞丐傭作。及販賣童兒輩。並是其狗。民間有偶語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勳貴家。當庖看廐。御車

明
執樂者皆是其狗。公私動靜無不立達於懷。武殺人不知其數。蜀破之初有與已不協。及積金藏鏹之夫。皆捕逐殺之。冤聲載道。後郭崇韜入蜀。人有告懷武謀變者。一家無少長。盡戮於市。

富人王冠習房中術。自置婢妾十餘。恣意淫毒。俟有娠將產。以藥攻孩。提入臼中和藥杵爛爲丸。或購別生幼孩烹之。慘酷不忍言。事發屬刑部。比擬採生折割。凌遲處死。噍類無遺。而家墟矣。咄咄徠獍殺人求生。能逃天刑乎。豈知好生爲長生訣也。

呂琪春日郊行。遇一已故府隸。出紙示曰。我充東岳役夫。今承批提人。汝亦有名。汝當以家事幹畢。伺我提完。將一月卽至矣。琪歸語子曰。吾平生三事未了。某五喪未舉。欲殯未能。一也。某女二十未嫁。欲嫁未能。二也。某路經

年傾圮。欲葺理未能。三也。亟出囊畢。此繼治。後事杜門候死。歷數月無異。諸子謂妄也。後除夕。復遇前卒。揖曰。前有免提牌至云。汝陽世有三善得釋。加二十年壽。琪後果越二十年始卒。

王宗黯貪賄。壽日部下皆獻貨爲賀。獨巫山令裴垣以民貧無獻。宗黯大怒。召裴至。誣以他事。生沈艷。瀕堆水中。三日尸不流。宗黯遣人挽尸而下。經宿復上。卓立波面。正視衙門。黯不自安。竟得疾暴卒。

譚峭字景昇。因遊三茅。過金陵。見齊丘子曰。予化書之變化無窮。願子序而傳之。齊丘以酒虐景昇。醉裹以革囊。投之深淵。漁人獲剖之。一人鼾睡正濃。大呼乃覺。曰。我譚景昇也。齊丘奪我化書。沉我於淵。今化書將無行乎。漁人曰。行久矣。曰。化書已行。吾不復人世矣。吾

睡囊中得大休歇。煩再縫投之。漁者如言。齊
丘後爲唐相。成大功。然不得令終。

徽商王志仁。三十無子。其姑夫風鑑多奇中。一
日見仁。愀然曰。汝冬當大難。奈何。王素神其
術。亟往蘇。斂貲歸。旅肆中。晚霽散步。見一婦
抱子投水。王亟呼漁船曰。救此。與二十金。漁
舟競救之。遂如數。與金。問其故。婦曰。夫傭工
度日。畜一豕以償租。昨估來。值夫他出。遂鬻

之。不意皆假銀也。夫加箠楚。且無聊生。不如
死耳。仁倍價周之。婦歸泣告於夫。夫意其誑
也。與婦同詣質焉。至則仁已就寢。夫令婦扣
門曰。投水婦。特來致謝。王厲聲曰。汝少婦。吾
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其夫始悚然曰。吾夫婦
同在此矣。仁乃披衣出見。纔啓戶。忽聞倒墻
聲。臥榻已壓碎矣。夫婦感歎。仁歸家。姑夫大
駭曰。子氣色異常。必行大陰德。非獨免難。且

能獲福。勿憂無子也。果生三子。登第。享富貴。二十餘年。

卞三。菲博學。善詩。館於懷氏。有女。常窺之。卞不顧。一日。曬履於庭。女作書納其中。卞得。卽託故歸。或以詩讚曰。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卞荅書。辨其無此事。其子。諶。及曾孫。錫。皆登進士。

洪武中。有校尉與隣婦通。一晨。校矚夫出。卽入門。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何故。復回。夫曰。天寒。思爾。熟寢。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如此。乃忍負之。卽取佩刀。殺婦。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叫無人。卽出。隣里爲夫告。累執賣菜人。抵之。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婦是我殺。奈何。累人監決。人引見。上。備奏其事。願就死。

上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卽釋之。

常村一媪老而盲。其婦一日炊未熟。子呼往田所。婦囑姑畢其炊。媪盲無睹。飯成。誤捫溺器貯之。婦歸不敢言。先取中潔者食。姑次以餉夫。其親器臭惡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晝暝。覩面不相見。婦暗中若爲人攝去。俄頃開明。乃在近舍林中。懷腋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足供朝哺。明且視囊米。復如故。寶之。至終

身。

泗州蔣成屠。沽於鴨嘴湖。有客以竹荷包袱宿其店。成斃之。匿金致富。旣十餘年。逢端午。冥客成忽舉青絲繫粽。汨羅江裏弔忠魂。屬諸客對一人號古澗者。先夕夢人教云。明日當對紫竹挑包。鴨嘴湖邊謀客命。叮嚀曰。能言之。管取獲利。古澗舉以荅。成失色。席散以二十金滅口。古澗亦不深求。歸以語妻。妻曰。此

冤鬼假子雪耳。不言將有禍。首之州。成遂服。辜取客屍於湖如生。

羅倫領鄉薦北上。宿旅舍。僕拾一金釧。匿不以告。行兩日。倫謂僕曰。路費不足奈何。僕曰。無慮。出金釧告以故。倫大怒。欲親齎付還。僕屈指曰。如此往返。會試無及矣。倫曰。此物必婢僕失遺。萬一主人考訊致死。是誰之咎。吾寧不。會試不可令人死。非命也。竟返至其家。果

係一婢潑洗面水。釧在水中。誤投於地。主母疑婢。鞭笞流血。幾次尋死。夫復疑妻私匿。辱罵無休。妻亦憤怒。欲投繯。公至。出釧還之。全此兩命。一家感激。街隣觀歎者如堵。急復趨京。已二月初四。倉皇投卷。是科狀元及第。

陸平泉謂余云。造物是房子主人。我們是借房子居住的。若限定幾年。便不許住了。此謂大限。余曰。不盡然。若借房人安分守法。不得罪。

主人彼此相得容再住數年亦有此理
紀訓存賞云正德己卯余北上至王家渡同泊
數舟皆同輩也俄舟人與土人毆猝至乃余
家僮焉薄責之諭遣土人去同年某遽赫然
怒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官舟行劫反語
舟人毆邪縛之其人叩首哀乞移時始叱去
在坐咸嘖嘖稱其才而某亦揚揚有矜色語
余曰兄何迂哉爲官須智略人心天理四字
用不得矣余憮然不荅後其人除紹興推官
果惟恣胸臆煨煉羅織含冤無數後陞刑部
主事仍加甚焉竟以考察謫佐沔陽無何疽
發背洞胷而死無子其身後事問其鄉士夫
咸輦感不忍言也吁人心天理四字詎可置
哉

善惡之報有速有遲遲者人不及見卽見之其
尋常順逆旣謂常事不察其大迺吉大逆凶

真聳動人者。是可信矣。又援他事。不盡驗者。以自眩。自疑。沉豫不及。就使閱歷既久。覺悟或生。而人。已老。習。已成。矣。少年豪氣。政熾。又復不信。此世所以多迷途也。

浦江義門鄭氏。先世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訓族子。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索朽墜地。

撤之。使者至。莫可踪跡。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使當時堂榜不墜。不撤。十櫃盡發。而兵器見焉。則鄭之禍。叵測矣。於以見孝友之家。鬼神實陰騭之也。

董卓嘗至郿行塢。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間。會者戰慄。亾失七箸。而卓飲食自若。及爲呂布

尸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崔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千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

劉安世守正不阿。數觸章惇蔡卞等。惇與卞必欲寘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諷令過安世。脇使自裁。又擢一豪吏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未至。梅守先遣其客來安世所。勸其善。自爲計。安世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死依而行之。客密從僕所竊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而中途嘔血死。故安世得免焉。

對曰非亦非而存之客密對對視露馬皆絲
 信安州不與控客知既幾矣余書樓孫村其
 未至對守求其客來安州視其善自為
 自幾又對一豪吏為神靈洋官與孫之既官

卷之三